

边远班组那些人

◇在铁路、煤矿、油田和电力单位,在远离城镇、人烟稀少的地方,分布着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班组。这里多则十几个人,少则一两个人。他们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生活,这里既是他们的单位,也是他们的另一个家。

因为偏远,有的职工要翻山越岭才能上班下班;因为偏远,有的班组甚至无法连接供水管线。这里没有灯火辉煌的车水马龙,有的是寂寞和枯燥,还有对家人绵长的牵挂。不用问他们为何能坚守,这里需要他们,是他们共同的答案。——编者按



去罗溪站要走过一座100米长、距河面近30米的吊桥。站长李宏都提醒初次到访的记者:“眼睛往前看,别看下面,实在不行就抓着栏杆往前走!”

吊桥上的袖珍车站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张贵锋 刘秋婷 杨清

罗溪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袖珍车站。站台只有5米左右的宽度,长则不过六七十米。这两三百平方米的地方,就是车站6名职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上演着遵章守纪、确保安全的戏份。

作为鹰厦铁路线上漳州车务段管内的一个五等小站,罗溪站前后高山逼仄、湍急的九龙江水奔腾不息,站前的两条锃亮股道顺九龙江蜿蜒而行。

去罗溪站要走过一座100米长、距河面近30米的吊桥。桥下水滔滔,怪石林立。记者在桥面迈几步,桥身就晃起来,再一看桥下,禁不住一阵眩晕。旁边的站长李宏都提醒:“眼睛往前看,别看下面,实在不行就抓着栏杆往前走!”

与记者的提心吊胆比起来,李宏都和副站长陈剑则显得从容许多,甚至有几分闲庭信步的范儿:“经常走,早就习惯了!”陈剑笑着说。

陈剑已经在罗溪站坚守了整整22个年头。小站北离华安县城约8公里,南距漳州市区有70多公里。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站,离最近的村庄也有四五公里的路程。建站之初小站没有桥,上下班步行

绕远路,要兜很大一个圈子。职工出行很不方便。有一次遇九龙江暴发洪峰,职工全被困在车站,一天三顿靠榨菜下饭的日子长达七八天。

后来驻闽某部送给车站一艘橡皮艇,虽然方便了许多,但每逢下雨江水暴涨,水流湍急,橡皮艇就很不安全。一次,有名职工不慎掉入水中,险些被水流冲走,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他拉上来。后来,原福州分局投资修建了这座吊桥,彻底解决了出行难题。

全站6名职工,有两人家住漳州,四个人在华安,车站一个萝卜一个坑,上班要5天才轮换,使得他们住往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小到孩子上学的接送、双方父母的照料,大到家人入院治疗,全部得让“贤内助”和兄弟姐妹去操劳。所以,6名职工都是名副其实欠下亲情债务的“负翁”。

近年来,小站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地改善,但由于依山傍水,林木茂盛,毒蛇、老鼠偶有出没。

有一次,李宏都在睡梦中觉得肩膀凉飕飕的,睁开眼一看,肩膀旁边有团黑乎乎的东西,他吓得头皮发麻,弹簧般跳起来,那团黑乎乎的东西也像根棍子一样立起来。开灯一看,李宏都不寒而栗,这是条蛇,一米多长,浑身花纹,脑袋尖尖的。有职工认出来这是条银环

蛇。为了确保人身安全,车站每年夏季来临之前都组织职工在房前屋后撒雄黄粉,蛇药更是一年四季必备。

站房旁栽着一排绿化树,有巴西铁树、松柏等,每棵树上都有一个心形的小牌,上面写着树木的品名、产地和管理人。院子正中间,一株三角梅开得正艳。整个车站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凸显出小站职工以站为家的氛围。

“安全就像咱们走吊桥,即使走久了、走熟了,胆子大了,仍然要小心,否则有可能摔跤。”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这份小心,自1992年开站以来,近8000个日日夜夜,小站职工在迎来送往中确保了几十万辆列车的安全。



塔山瑶族乡供电线路长达600多公里,不少都穿行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里

瑶乡里的“光明使者”

郭兴成 文/摄

10月12日,塔山瑶族乡村民盘成家因雷雨天气,电路突然出故障。盘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党员阳光服务队”的电话。接到电话后,服务队值班员二话没说,赶赴现场进行维修,直至恢复供电。

在湖南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的大山里,经常活跃着一支由洋泉供电所15名党员组成的“党员阳光服务队”。他们个个翻山越岭,免费为大山深处百姓维修电路,带去光明。

塔山瑶族乡,地处湖南省衡阳西南,平均海拔800多米,总面积61.31平方公里,辖13个村,总人口8990人,其中瑶族4349人,占总人口的48.4%,是衡阳境内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塔山瑶族乡供电线路长达600多公里,不少都穿行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里。无论巡查还是维修,电力员工很多时候只能步行,背着几十斤重的工具,边走边用柴刀开路,工作强度惊人。供电所的共产党员们自发成立“党员阳光服务队”,提出无论什么时候,队员们都都要冲在最前线。



捆上稻草,拄着铁钎走了60多公里山路,连续排查8个小时后,在初三凌晨恢复了供电。

近些年来,服务队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还通过个人捐款筹资近3万元,义务为80多户贫困的瑶民更新了本来不在免费更新范围内的自用电设施,给乡亲们带来了光明。



夫妻搭配干活不累

10月13日一大早,孟新起开着自己的小三轮去15公里外的双河集市买菜,妻子郭海荣则按照两个小时一次巡检的工作惯例,拄起双拐来到了天然气流量计前,扶着拐杖,腾出双手仔细抄表。河南油田采油一厂集输大队何楼输气站新的一天由此开始。

原在双河联合站做运行班班长的郭海荣在2003年3月突然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来身体出现偏瘫症状。队里考虑到她的丈夫孟新起在何楼站做站长,便将其调往该站做门卫工作,方便照顾。2006年10月,小站工艺流程经过改造已不再需要六人值班,夫妻二人将全站接管下来,过起了以站为家的生活。一晃,整整8年过去了。何楼站也成为采油厂名副其实的夫妻站。

高志刚 鹿光斌 摄影报道

在这里开火车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爬不动,二是停不住

口泉沟里的火车司机

冯原平 文/摄

口泉机车队是太原铁路局湖东电力机务段管内最远的一个班组,担负着口泉沟里大大小小十几个煤矿的煤炭外运任务。随着沟里煤炭的枯竭,这里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12台机车300多司机出过3位全国劳模的辉煌时期,到现在仅剩6台机车不到100人。与繁忙的大秦线相比,显得有些冷清。

在一台机车前,刚交完班的焦长利师傅和笔者聊起来。他从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口泉沟,开了33年火车。

这条铁路长20多公里,建在半山腰,一面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大山,一面是深十多米的口泉河,最大坡度18‰,几乎没有平道,没有超过2公里长的直线,又使用半自动闭塞法行车,线路复杂程度全国少见。在这里开火车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爬不动,二是停不住。上个世纪80年代前,曾发生过多起火车放脱轨重大事故。

焦长利这位保持着10000多天安全行车成绩的老司机,说起开车经历连用好几个“太”字:“太难了!”“太危险了!”

在这里开火车,上山拉空车,定轴是30辆;下山是重车,定轴35辆。上山时,必须利用运能闯坡,又不能超速,盯紧信号恰当掌握好速度,才不致坡停。下山最大威胁就是调车列发生放

如何在没有供水的小站保证清洁,成了班长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这里不设垃圾桶

李超君

坐落在孤四浦区西北部的西1-3计量站,是一座仅有两座平房、一名班长和两名班员的小站。

来到小站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小站没有院墙,北侧的值班室和计量房与南侧的配水间仅隔五米,咫尺相望。不大的院子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界沟范围内的地面被细心地铺上了一层水泥砖石,不算平整却也赏心悦目。砖石缝隙中,边角墙根下,没有杂草和纸屑。走进值班室、计量房,配水间转一圈,更是一尘不染,连墙脚细缝处都甚少有杂物,随手摸一把窗台,手指也是干净的。很难想象,这是一座没有任何供水设施的小站。

2012年,是张立军担任注采管理401站西1-3站班长的第一年。初到小站,张立军面对眼前的景象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从生的杂草充斥在两座平房的前后,裸露的天井经过雨水的冲刷更是泥泞不堪,随处可见的果皮纸屑散落在小站各个角落。偏远的地理位置导致小站仍无法连接供水管线,这样的环境令张立军上岗的第一夜几乎无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如何在没有供水的小站保证清洁卫生,就成了班长张立军首先要解决的难题。为此,他召集全体班员,针对小站环境卫生问题召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采纳了大家的几项合理化建议,制定了小站内部的班规制度和班员守则。

班规里,除了班员轮流携带自来水供给小站日用之外,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叫做“站内不设垃圾桶”。张立军提出这项建议后,起初大伙并不赞同。对此,他解释道:“先污染后治理,这会造成更多的浪费,而环保最好的办法是从源头上杜绝垃圾的产生。垃圾桶的摆设其实就是间接地暗示咱们制造垃圾,如果没有垃圾桶,咱们就会尽量少产生垃圾甚至不产生垃圾,这样既环保又可以培养大家的自觉性。”

但有班员提出异议,没有垃圾桶,那么实在无法避免而产生的垃圾该怎么处理呢?

“打包带走。”张立军四字掷地,谁制造的垃圾谁带走,遗留者处罚在月奖考核中体现。最终,张立军的提议得到了全票通过。

注采管理401站党支部书记陈建军说:“西1-3班组刚开始实行这条规定的时候我们也持怀疑态度。时间长了,现在这个惯例是一站传一站,各班组都比以前整洁很多。”

不仅如此,西1-3站这条理念在油水井现场管理中也得到了延伸,井场规范化和清洁生产行动开展得更加到位。工程技术人员刘兴文自豪地说:“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不乱扔垃圾、不制造垃圾的习惯,看到垃圾也会很自觉地捡起来,在保持美好生产环境的过程中我们都成了‘环保卫士’。”

呜咽的山风声是清唱的歌谣
轰鸣的机器声是躁动的摇滚

一间小房 守了26年

金银贵

10月13日,深秋的寒意已将深山中的重庆能源集团松藻煤矿三风井压风机房包裹得严严实实。

通往三风井压风机房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的公路,一条是必须翻越乱石、密林的山路,路程短,却险峻难行。

这两条路,三风井压风机房班组的4名女工走过多少次?大家已记不清。20多年前,年轻的她们相伴着走出矿区,从此驻扎在了只有机器轰鸣和山风相伴的大山上。

“那时,沿途没有这么多民房,到处传来不知名的动物叫声,非常吓人。为了壮胆,我们都是结伴去上班。”今年44岁的班长杨昌梅说,直到2000年左右,随着周边农村房屋的增多,她们才结束了走山路的恐惧。

窗外,呜咽的山风声是清唱的歌谣,轰鸣的机器声是躁动的摇滚。在这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个沙发、一张办公桌已占据了大半空间。这间小房,杨昌梅和她的姐妹们已坚守了26年。

在沙发对面的墙上,是巡检仪。每小时,值班的女工都要检查记录一次。“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24小时都离不开人。”

杨昌梅一边记录一边告诉笔者。

刚来时,大家都觉得新鲜,几个人家长里短地聊一阵,一个班很快就过去了。但渐渐地,大家都没新鲜话说了,才感觉在这里工作太单调和枯燥了。

如果说单调和枯燥咬牙还能坚持,老孩子不能照顾,却成了大家的一块心病。

“我孩子至今都还在埋怨我没好好照顾她,唉,欠了他们父女俩很多!”陈利说,由于上班远,女儿都是婆婆在带。陌生竟然成了母女之间的鸿沟,有时候一抱她就哭。说这话时,陈利感到很心酸。“不过没什么,等退休了再好好补偿他们。”

在离压风机房20米远的地方,有一畦菜地,菜地里,小葱长势正旺、青菜一片碧绿。“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是我们的心灵家园。”杨昌梅脸上充满自豪。

在谈到是否会调离三风井压风机房这个枯燥的工作岗位时,她们都摇了摇头。

“我们不会调离这里的,我们已熟悉这里的山,这里的一草一木,对这里已有了感情。我们会坚守到退休。”杨昌梅说,现在煤炭企业不景气,她们只担心,到她们退休后,在这远离矿区的地方,还会有没有其他女工愿意到这里来上班,以接替她们的工作。